

才子佳人传奇丛书

桃花几度吹红雨

——周邦彦与李师师

白露著

齊魯書社



LT0000190191S



才子佳人传奇丛书

I247.53
526

桃花几度吹红雨

——周邦彦与李师师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几度吹红雨:周邦彦与李师师/白露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0.5
ISBN 7-5333-0830-1

I. 桃… II. 白…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968 号

桃花几度吹红雨

——周邦彦与李师师

白露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75 印张 2 插页 63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33—0830—1

I·241 定价:6.00 元



—

东京汴梁的夜晚宛如银河里跌落的一朵漩涡，亮晶晶且有几分惺忪的醉意。灯火阑珊之处袅袅漾起的小唱，溶入醇浓的酒香，萦绕于火树银花之间，又把整个汴梁城扯动成一支销魂的小夜曲。

理出一缕香甜绵软的旋律，一路嗅过去，一点星火放大，便是一座小巧的茶楼。

萍水相逢、也许是被一支歌凝聚在同一意境中的三位茶客，一头品着杯中的淡茶，一头品着歌女委婉的甜喉。

“茶香，这歌就更香。”一身墨客气息的人脱口赞叹。

“唱的好，原在这曲好。”商人打扮的人另有主见。

“曲虽好，这词更绝。”公子哥抑或浪荡剑客一语中

桃花
几度
吹江
雨





的，无以复加。

“王兄莫非熟知这位词人？”商人问。

“在下尚无缘攀识这位大词人。不过敢冒昧夸口，凡出自此人手笔，无论旧词新曲，只要哼上一句半句，我自能品味得出。”公子哥语气很自信。

“莫非是……”商人也似有所悟。

“‘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惟有旧家秋娘，身价如故。’不是周邦彦周美成还能是谁？”这公子哥果然是个行家。

“孤陋寡闻，见笑见笑。”商人转向墨客，“看周兄气度，想必也是词林中人，可有幸结识你这位本家？”

“周某虽也常常卖弄点笔墨，但最倾心的还是佳人美色。”墨客岔开话题，“这京城里面，不知哪一朵花儿是赵兄眼里的第一绝色？”

商人的目光渐渐黯淡，“依在下之见，当今皇庭中刘妃堪称天下第一丽人儿，只可惜……匆匆，太匆匆。唉！”

“赵兄差矣。刘妃虽美，味道却嫌不足。”公子哥插言。

“此话怎么说？”商人追问。

“庄重有余，妖冶不足。所以刘妃一领风骚的不过是市井的服饰而已，至于那颠荡神魂的功夫却实在看不出。”





商人似乎有满腹辩驳之辞，却欲言又止。

墨客看出商人的不快，于是抬出自己的主张：“宫中的事，小民不敢妄论。依我之见，京中乐籍中人，还要数崔念月。”

“此言又差矣。”公子哥微微一笑，“京中第一佳丽，差不多有口皆碑。”

商人和墨客的胃口倏忽被吊起，异口同声：“李师师？”

“英雄所见。哈哈，哈哈。”公子哥一脸得意色。

三人会意的笑声没过歌女的歌，一直漾到渐趋寂静的街巷。

梆声清脆。

商人的随从凑过来与商人耳语。商人起身告辞：“赵某有些闲事，恕不奉陪。”

墨客和公子哥抱拳相送，算是尽了萍水之谊。

墨客望着商人主仆二人的背影沉思。“王兄慧眼，他真的是商人吗？”

“商人？你瞧他那随从，年逾三十，嘴上无毛。”

墨客出了一身冷汗：“难道真的是他？——那么，你也知道我了？”

“听了一夜足下的歌，邦彦兄还瞒得住我？”

“你是谁？”周邦彦被人道破姓名，又添了几分惧色。





“我与你们二位不同。四海为庭，汴京为家。天地之间虽无人知我，我却无人不知。今天高攀一回，报个姓名，小的的确姓王，单名骧，字千里。倘世有百行，我就是那百行之外的人。”

“王公子如此推崇师师，莫非与她有旧？”

“王某惭愧，不曾有。秦少游有词云：‘看遍颍川花，不似师师好。’可见李师师之绝色，乃天下人共识，并非王某一人拙见。”

“听说李师师一向清高，难得接近。王公子有什么妙计，万望赐教。”

“妙计天授，那就要看周兄的缘份了。不过王某倒要奉劝一句，染指师师，可要冒杀头之险呐。”

“你是说我会个天底下最对付不得的情敌？”

“周兄之智，天下无人能出其右。”

“得尝花魁滋味，杀头又何足惜。”

两人会意大笑。

胭脂堆里滚出的一身才气，失却了胭脂滋味，便一无所有了。周邦彦自那一日被王公子一席话搔痒了心底那个常常暴发灵感的角落，笔渐渐涩了。花柳巷中，这位千古词人的影子和他的歌一道悄悄地黯淡，几乎被新歌的大潮洗刷尽了。每日望着这道平生最险恶的美人关，他





总被闯关的冲动和惮于失败的踌躇推拉得踉踉跄跄，进退不得。

一个月淡风清的夜晚，周邦彦那颗不安分的心受不了火辣辣骚动的煎熬，又一次被推到险峻的关前，他鼓足勇气，再度去叩关门。

镇安坊李师师家中的灯火并不比邻舍更明亮，但当他走到窗前的时候，那几扇不大的窗户霎时化作自由移转的聚光灯牢牢罩住他的身影，把他羞赧惶恐的神态映得十分灿烂，赤裸裸昭示于街巷之中。他像贼一般匆匆走过去，尽管驻足的念头也一再抗争。几度懊悔之后，他终于又有了盘算：杯中之物最有奇效，何不去痛饮几杯？

眼见月近中天，主意拿定，刻不容缓。周邦彦匆匆直奔闲逸酒楼，叫了几样小吃，咕咚咚灌了两大海碗。揩了揩嘴巴，长长打了个酒嗝，就觉一股股胆气自丹田直撞上来，冲开胸中的郁结。好痛快！他为自己喝彩。

一阵杂沓震耳的脚步声打破他兀自陶醉的境界，一伙杀气腾腾的恶少冲进酒楼，径直闯入里间雅座。酒客们面面相觑，各在心里盘算，不多时已有人唤小二算帐。吵骂、殴打，间杂着乒乒乓乓的杯盘或灯盏的破碎之声，须臾里间的光便黯淡许多。

周邦彦虽有几分飘然的醉意，头脑却清醒。他摸摸袖中的碎银，也打算步几位脚快的酒客后尘，溜之大吉。





正思离座，突然传来女人的声音，脑际只一闪念，肚里的酒气就如点着的火药，腾地发作，神志被弹出九霄云外。他大踏步走过去，挑帘而入，目光迅速搜寻一周，耳不欺人，这里的确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娇娃。虽看不真容颜，周邦彦却总觉得，幽暗的灯光下朦朦胧胧弥漫着一席醉香沉沉的春梦，有风有云有雾，还有濛濛细雨，悠悠的，是一曲未经笔墨渲染的新词。周邦彦全身心地陶醉着，不能自拔。直到有人用剑鞘抵住他的腰，他才意识到这里发生了什么。

“什么人？”那持剑的人恶声恶气。

周邦彦又环视一周，这才连屋里的男人也看到了。行凶的人都停住手，以敌视的目光对着他；受害的人也抬起头，以乞怜和疑惑的目光对着他。只有那女子，除了美，他什么也意识不到。

“诸位手下留情。”既进来了，就须有话可说，“此人曾是在下的同窗，有几分交情。只要诸位不再为难他，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商量。”

“哈哈。为难他？谁敢？贾公子也算半拉个名人，只要他不为难我们，大家便感激涕零了。”看出来说话的少年是个主事的。

“贾公子就这般为难诸位？”周邦彦语中带刺。

“收起你那副穷酸的书生相吧。他诈了我们银子。若





是今日不把这钱打出来，我们可要吃官司。当然，你若是想救他一命，替他偿了银子，咱也送你个人情。”

“这皮肉里能打出钱来？”周邦彦从袖里掏出所有的碎银，摊到桌上。“权且收下这些，其余的待我再想办法。”

“哈哈，你也会这手。——给我打！”

有人又举起皮带，直往贾公子落下。

“且慢。”周邦彦咬了咬牙，从怀里摸出一只金丝荷包，双手捧住，凝视良久，然后长叹一声，把它放在碎银堆上。嘴里喃喃自语，只是没有人听得清说的什么。

那为首的少年点了点头，“这位先生真看不出有这股子侠气，想必这荷包对你的价值不在这几根金丝上。重人轻物，在下最敬重。虽然你也偿不清这畜牲的债，看在你的情面，我可以再给他宽限三天。得罪。”他从袖中抖出一只口袋，将银子、金荷包哗啦啦兜进去，然后手一摆，“咱们走。三天以后再和这小子算余下的帐。”

“慢着。”那女子终于启动了玉喉，“把荷包留下，把这对手镯拿走。”

一对金灿灿的手镯摆到了桌上。

那少年眼中一亮，“痛快，帐结了。”他拿出荷包，装好手镯，然后踢了一脚蜷缩在桌旁的贾公子，“便宜这小子。还不拜谢你二位恩公？”

桃花
几度
吹江
雨





贾公子哼了一哼，一直待他们走下楼，才缘着桌脚支起身。

“和他们打的什么交道？”那女子问。

“我根本就不认识这群市井无赖。”

“他们是无赖？我倒是看出你这位谦谦君子了。”虽出自玉喉，却字字冷似寒冰。

贾公子凄然一笑：“贾生今日既身遭此辱，也只好任你如何去想了。”说着，身子不由地晃了一晃。

周邦彦扶住他，“我送你回去吧。”

“多谢。”贾生点点头。

二人刚挑起帘子，背后传来女子的声音：“这位侠士，别忘了你的荷包。”

周邦彦怔了怔，转回身拾起桌上的荷包，瞟了一眼这位娇如芙蓉的女子，微微一笑，重新扶住贾生走了。

一朵薄云遮住月亮的半张脸，月色愈发淡了。街头已沉寂。

“这女人心好毒。”贾生恨恨地说。

“贾公子言重了。”把一朵花和毒联在一起，周邦彦颇觉不快。

“我贾生和她也算朋友一场，今日遭此大难，她却不肯痛痛快快地帮我一把。前车之鉴，你可千万别被她的脸蛋儿迷惑住，譬如山中的蘑菇，越漂亮越毒。”





“你这人好没良心。一副金手镯算是抛到茅厕去了。”

“哈哈。不知这位侠士怎么称呼,你可千万不要以为她是我破费,她救的是你那只牵挂着一番柔情的金荷包。”

“那你到底与她什么关系?”

“这女子守身如玉,作诗论琴,我们是相好;扯到儿女私情,小弟缘分有限。”

“她是谁?”

“李师师。”

周邦彦突然停住脚步,脑子里一阵翻江倒海。

贾生把他搀扶的手轻轻放下,笑着说:“好了,你在这儿仔细咂摸滋味儿,恕贾某先走一步。多谢。”说罢,迈着轻松的步伐,打着响亮的口哨,扬长而去。

周邦彦一直怔在那里,直到有人拍他的肩头,他才猛一激灵,回过神来。

“劳驾这位施主,永庆坊怎么走?”

周邦彦云山雾罩,眼望这突如其来的干瘪和尚,半晌才冒出一句:“听口音高僧是东京人,怎么反倒问我这个外乡人?”

和尚忿忿地撤开手,头也不回地大踏步走了。脚步很健,但却是个跛子。





二

既然见过一面，第二次相见就不需要多少勇气了。周邦彦终于踏进了李师师的家门。开门的丫鬟把他让到客厅，不多时又送来一壶沏好的茶和一盘鲜果。说是主人李姥姥不在家，请他随使用点茶。显然是婉转告诉他，鸨娘不在家，家中不留客。

周邦彦很沮丧，心中空荡荡的，想找点什么消遣。于是摘下墙上的琵琶，自我陶醉地弹唱了一曲《解连环》。

怨怀无托。嗟情人断绝，信音辽邈。纵妙手、能解连环，似风散雨收，雾轻云薄。燕子楼空，暗尘锁、一床弦索。想移根换叶。尽是旧时，手种红药。

汀洲渐生杜若。料舟依岸曲，人在天角。漫记得、当日音书，把闲语闲言，待总烧却。水驿春回，望寄我、江南梅萼。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

歌绝弦断，丽人已婷婷站在眼前。

周邦彦抑制不住心中排山倒海的情潮，两只手在发抖。

那一日夜晚上见到的是幽光下的一个朦朦胧胧的梦，而如今见到的却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仙境。如雪的肌肤，玉琢的面庞，眼睛是一汪圣水酿就的醇酒，酒里浓缩着天





底下所有女人的魅力。

“好伤情。”泪花点缀的眼睛格外明亮、动情。

“都是过去的歌。”周邦彦开始从自己的境界穿越对方的境界，从而沟通为一个境界。

“虽然过去了，何必把信也烧了？”

“其实烧是烧不掉的。到头来，还是‘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

“周邦彦！”千言万语涌动在心底，那丽人翩翩飘来，裙风荡起一股暖透人心的热流。

“师师！”周邦彦被这股热流溶解，忘情地展开自己的怀抱。

然而，李师师潜意识中的框框还是拦截住她的脚步，她没有去投入。

词人并没有因此尴尬和失意，他虽然没有拥抱着一个充满诱惑的肉体，却拥抱着比此更为珍贵的东西。

相见恨晚。

阴晴圆缺，时光荏苒。花前柳下，李师师与周邦彦相依相偎，倾诉绵绵衷曲。

又是一度圆月良宵，李师师终于打开她滚滚情潮的闸门，全身心投入词人的怀抱。

“也许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去爱过一个人。”词人从她火烫的脸颊上感受到几分稚拙的春情。

桃花几度吹江南雨





“差不多是第一次。”两朵粉嘟嘟的红晕娇如曙光渲染的雪原。深陷青楼的女人虽然过往的男人最多，却最难真正拥有一个男人。

“那么你呢？”

“跟你掏心地说，我曾在苏州有过一个相好。”

“现在还想她吗？”

“那毕竟曾经是一朵月光下的花影。你能谅解我吗？”

“我不会怪你。”师师的笑甜得让人心醉，“没有风花雪月，哪里会有你周邦彦。你笔下的词就是一朵朵夺目的花儿。”

“常时，我总是怕自己虚度一生，身后留不下什么。如今不愁了，有你师师，最笨拙的诗人也能挥洒一首千古绝唱。”

“花言巧语，我不信。贾生也算半个诗人，为什么相处那么久，竟没有人唱他的词？”

周邦彦突然想起一桩事，“也许你对他并没有半点真情。”

“起初并不然。”

“起码做为朋友，你对他太不公平，甚至可以说有几分残忍。”

“男人总以为天下女人最残忍。其实残忍不残忍并





不在男女。我没料到你也这样看我。”

“他遭毒打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肯救他？”

“他什么时候遭过毒打？他那是作戏给我看。他与我相处了很久，最终却发现自己一无所获，所以才想出个主意诈我的钱，然后一走了之。”

“难道那是个圈套？”

“你不会是故作不知吧？”

周邦彦猛想起贾生离去时轻松的脚步，恍然大悟。他用诧异的目光望着师师，噎了好久，才说：“没有什么事能瞒过你的眼睛。”

“男人用眼睛看人，所以看到的是脸蛋儿的丑与美；而女人则用心去看人，所以看到的是骨子里的恶与善。对于男人，哪怕是一颦一笑；对于女人，哪怕是一言一行。”

“师师。让我也用女人看人的方法看你一次：你好美。”周邦彦紧搂住师师，运作周身的柔情，聚一个强大的吻，似乎要把师师化作一泓甘泉吮尽。

看惯了城中的繁华，周邦彦提议到郊外走走。李师师欣然同意。一对热恋的情人于是驱车出了东京城，一路南下，直到第二日黄昏，才回到城中。

尽兴而归的周邦彦昏昏沉沉，在警幻国的边缘悠悠

桃花
几度
吹江
雨





荡荡地徘徊。

李师师没有留意情人的困乏，用肘轻轻推了推几乎有低低鼾声的周邦彦。

“已进了城，还有什么稀罕光景？”周邦彦呵欠连天地问。

“你看，这儿是永庆坊。”师师手指窗外，渐渐陷入回忆。

周邦彦抖擞精神，把那颗游离梦际的灵魂收回躯体，“就是你童年的家吧？”

师师点点头，静静地回忆。“一晃十六年了。我极少来这里。”

“那时候的事你还记得？”

“记得一些，听长辈的说过一些。”

“原只听你说过这里，轻描淡写。今见你这神情，才看出这里还有你许多辛酸呢。”

“我从未向别人细说过我的过去。”

“我值得你破破例。”俏皮中饱含真诚。

师师淡淡笑了笑，果真为周邦彦破了例：“我原本姓王，父名讳寅。我母亲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我刚刚来到人世，就没有母亲。父亲一直把我带到四岁，吃了邻居胡二麻子的官司，屈死在大牢。邻居刘婶儿收留了我，我这个孤儿就有了新家。刘婶儿家口大，日子本来就艰

